

野山坡

刘萍 李静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野山坡

刘萍 李静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山坡/刘萍,李静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12
· (陶磬文丛/周洪成主编)
ISBN 7-80171-907-7

I. 野…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诗歌—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72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石油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0.5 字数 1275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907-7
定价:20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本书作者：

刘萍 六十年代末生，89年开始写诗，曾在《诗刊》、《当代》、《山东文学》、《地火》、《大阳河》等刊物发表有限作品。现供职于胜利油田某医院。

即使我老了，
也还是那只萤火虫。
我写诗，打着手我的小灯笼。

刘萍

本书作者：

李静

六十年代生，九十年代初开始喜欢诗并开始学写诗，陆续在《诗刊》、《地火》、《太阳魂》、《太阳河》发表，现供职于胜利油田胜中社区医院。



诗是灯光，使黯然的生活有了亮度
诗是翅膀，让我的心灵自由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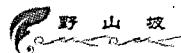
李静



目 录

刘萍诗歌

一块受伤的玻璃寒光闪闪.....	(1)
想要开花的竹子.....	(2)
玫瑰与虫.....	(4)
来自墓穴的恋歌.....	(6)
一个阳光午后.....	(9)
船长与海	(10)
打水漂的石头	(11)
背叛与忠诚	(12)
妈妈	(14)
梦(之一)	(15)
产房	(16)
爱情是勇斗大灰狼	(18)
栀子花	(19)
思念	(21)
迟迟不愿开放的花	(22)
欺骗	(23)
死者	(24)
2003 年最后一日的感觉	(25)
新闻词汇	(26)
花园	(27)
废弃的纸团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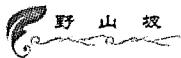
野山坡

看起来柔软的纸张	(30)
我梦见母亲	(31)
梦(之二)	(32)
梦(之三)	(33)
视线	(34)
对峙	(35)
萌动	(37)
我在北京的街头行走	(38)
菜肴	(39)
春天来了,我想和你说说话	(40)
沉默	(41)
晨光从敞开的窗户进来	(42)
螺丝钉	(43)
你不要在乎那风	(44)
睡梦中的女儿	(45)
灵魂	(46)
心事树	(48)
一只落入凡间的狐狸	(49)
椅子(之一)	(50)
椅子(之二)	(51)
椅子(之三)	(52)
女囚	(53)
一片树叶在漩涡里挣扎	(54)
真相	(55)
影子	(57)
展示柜里的鱼	(58)
那只小狗摇着尾巴	(59)
磨刀	(60)

9月12日	(62)
胸口的石头	(63)

李静诗歌

门	(65)
等待	(66)
赶路	(68)
远方的河流	(70)
独自在人工湖划船	(72)
雪后	(74)
空酒瓶	(76)
缺水的夏天	(77)
面对一只鸟儿	(79)
七月的这一天	(80)
落选的菊花	(82)
远远的想念海	(84)
一个片断	(86)
外祖母	(87)
职业女性	(89)
怀念	(91)
回到从前的村庄	(93)
团圆	(95)
感冒高发季节	(96)
三月	(98)
路过寿光	(99)
一个场景	(100)
路过童年生活的村庄	(102)
一片雪落在另一片雪上	(104)
遗落在树上的苹果	(105)



看见	(106)
正午的场景	(107)
与一只鸟儿突然相遇	(108)
我是否还能看见内心的光芒	(109)
我奢望什么呢	(111)
在城里生长的玉米	(112)
野山坡	(113)
街上	(114)
偶然相逢	(115)
我对楼的老夫妻	(117)
一张老照片	(119)
在街上	(120)
老明师傅和他的鸟儿	(121)
我想找的人不见了	(122)
我朋友的父亲	(123)
装修	(124)
儿子从学校回来	(125)
想起我的老师	(126)
在乡下	(128)
我所热爱的生活	(130)
久违的阳光	(131)
我在凌晨突然醒来	(132)
这把钥匙不是这把锁上的	(133)
大风吹	(134)
存在	(135)
散文诗(三首)	(136)
后记	(138)

一块受伤的玻璃寒光闪闪

一块受伤的玻璃寒光闪闪。紧咬牙关，对着不知名的某人说：“我不屑于幸福。”

它感受着自己的破碎。一地的晶莹，
带着锋利的光芒，就像她内心的寒冷。

(1994年)

想要开花的竹子

我是竹子，
我想开花。

我终于开花了，
用尽了生命。

一小朵淡黄的
瘦弱的
生命之花
在枝头闪烁

或者是一朵病态的
慵懒的花
它于我的生命全无意义么？

我终做了想做的事——
我开花了

我要死了，
生命在消散。

野山坡

哦，真好！
我闻到了花香，
淡淡的花香。

(1995年)

玫瑰与虫

昨天下午，我走进病室
在玫瑰里
看见虫

黑褐色的软体动物
没有骨骼
没有心
只有一堆
令人恶心的暗绿色汁液

它昂起头
缓慢
沉着
自以为是地蠕动

像块疮疤
紧紧贴住
玫瑰娇艳欲滴的脸

（就在那个春天，我被这一幕击中，一朵花，
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当我俯身时，我看它的
花蕊中一只丑陋的虫。我不明白为什么长久以

野山坡

来这一画面总也不会消失。我想我是某种隐喻
伤害了我的女性神经。)

(1999年)

来自墓穴的恋歌

她曾经历了生者的死亡过程，而现在，
她渴望完完全全的湮灭，第二次死亡：
死者的死亡。

——玛·路·邦巴尔《穿裹尸衣的女人》

1

早晨，一只鼴鼠打开房门。
她睁开梦中的眼睛，
听见第一缕阳光穿过薄雾、荒冢和花园。

2

优美的懒腰和哈欠是一天的开始。
她缓缓地坐起，用那双没有视线的眼睛
打量周围的世界。泥土芳香润泽，
适合灵魂居住和生长。
也适合她。